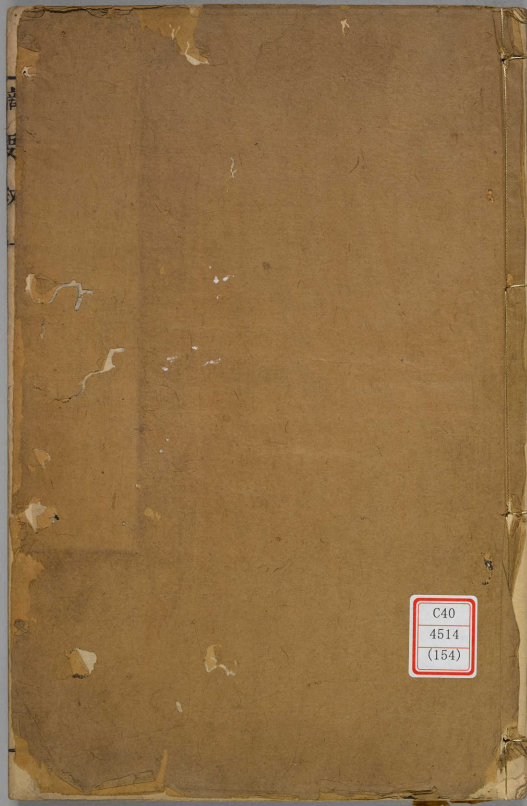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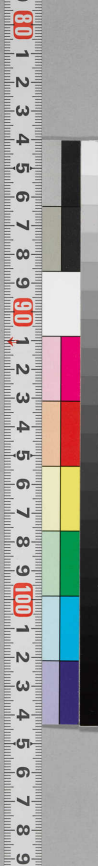




C40
4514
(154)



C40-4514

丁翁主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畧云。謝法雲山
我微矣。路院庭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十幾。謹誌



0 64853

叙高僧摘要

余刊布佛祖指南。法苑醒世。凡單傳
直指。幽明感應。歷歷備具。而高僧一
傳。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衆
相。發揮。奈傳有正有續。若梁若明。計
共四帙。俱以十款。分類。余訝之曰。有
依有傍。怎說絕倫。拘格拘例。那云獨

步。余惟前冊已經刻過者。不重錄外。
今止分爲四卷。名曰摘要第一。取道
之高。堂堂坐斷千差路。卓卓分明絕
去來。第二。取法之高。雖云綿密弗通
風。古往今來。蠲間隔。三。則取其品之
高。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
求。羣生造化乘斯力。一段靈光觸處

周。四。則取其化之高。日月照臨不到
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
象泯時全體露。雖然如是。青不自青。
黃不自黃。赤不自赤。白不自白。會得
雲收月皎方知此等縱橫。若問箇中
同與別。余則應以雞寒上樹。鴨寒下
水。蓋看經先具看經眼。見地須開見

地胸幾人麻上生繩想況又將繩認
作蛇是爲叙

甲午歲菊月登高日無依
道人徐昌治觀周父謹題



叙

高僧無傳。傳高僧者。譬諸描畫虛空。
虛空本無諸相。而不礙諸相發揮。此
觀翁居士之所以自叙其由來也。集
亦多本矣。石門之僧寶。大藏之神僧。
濟川之五燈。雷菴之普燈。莫不各執
一見。以成一家之說。讀其書者。無從

得而是非之。蓋前人之取類也。精而詳。而立言也。一而正。惟精且一。而著書之道備矣。觀翁久歷法域。宗眼朗朗。徹見古人垂手處。於一傳焉。列而爲四。曰道。曰法。曰品。曰化。分而不雜。專而不混。而或者乃以私識度之。殊非觀翁所以辨別差等之懷。予謂集

僧史者。如轉摩尼以青黃赤白求之。不可也。外青黃白求之。亦不可。孔子刪詩定禮。各爲一書。以便後學。學者從而宗之。爲千古聖典。惟觀翁能體其意。肆筆垂慈。功不在尼山下。彼以管見窺觀翁者。非惟不識觀翁。亦且不識高僧矣。間有進言者曰。古往今

來如是之久也。神化玄悟。如是之多也。法海義波。如是之泓也。而造論載事者。如是之衆也。竟欲以區區數百紙。括盡玄微。毋乃示人以狹小乎。觀翁曰。吾但摘其要者。

住古嚠昭慶丈室僧鑑拜撰



道高僧摘要卷一

至尊者道。萬象光儀。可瞻可仰。爲鑑爲龜。歷千百世而令名弗移。一道同風也。述相繼。

○攝摩騰

犍馬 犍陽白

東漢

永平

○道寵

犍丁

魏

永平

○寶唱

楊都莊嚴

齊

建武

○法建

益州五眉

魏

○慧恭

益州招提

隋

○曇倫

京師莊嚴

隋

仁壽

○志超

汾州光嚴

隋

大業

○道傑

蒲州棲嚴

隋

開皇

○玄奘

京師慈恩

唐

武德

○法融 牛頭幽棲 唐貞觀

○元珪 嵩嶽閑居 唐永淳

○子鄰 京師安國 唐開元

○神會 洛京荷澤 唐開元

○純陀 京兆鎮國 唐永泰

○慧忠 大曆 唐

○宗密 圭峰 唐會昌

○無業 汾州開元 唐長慶 ○宣鑑 郾州德山 唐咸通

○從諗 趙州 唐乾寧

○巖頭儼 光△機用 燦今古贊寧列之苦行 寬哉 唐

○雲門偃 乾△係雲門鼻祖贊寧不收傳內 和惜哉 唐

○都貺 居士 唐

○元安 豐州洛蒲 唐光化

○文悅 雲峯 唐大中

○可貞 洪州翠巖 宋 ○義青 舒州投子 梁乾化

○慧南 黃龍 宋

○宗杲 臨安徑山 南宋

○守珣 安吉何山 南宋 ○慧遠 靈隱 南宋

○密印 建康華藏 南宋

○寶印

臨安徑山

宋淳熙

○彌光

泉州教忠

南宋

○道謙

建康府

南宋

○道樞

臨安靈隱

南宋

淳熙

○善繼

天台薦福

元天曆

○眞清

天台慈雲

明

○楚石琦

海鹽天寧

明

○玉芝

海鹽資聖

明

○蓮池

雲棲名林宏

明

○密雲悟

寧波天童

明

○破山明

蜀

明

○費隱容

徑山

明清

計四十二位道高末

道高僧摘要卷一

武原居士徐昌治觀周父編輯

釋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唯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

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情等干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于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鑑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依安下爲嗣年壯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從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惡謂徒屬曰非

以爲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便於寺出家聰明博大卽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釋恐有浮濫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讐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寵詣留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卽而開學聲唱高曠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

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寵默識之於是同敦三大馨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匠成學士傳道千餘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

釋寶唱姓岑吳郡人少懷恢敏勤田爲業至于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經律諳稟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爲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

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敕爲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上資三寶福被黔黎下敕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卷包括幽奧詳畧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莊嚴僧旻于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敕開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

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號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奧近識難通。又敕唱詳叙佛理弘義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構造三卷以用。供上。又敕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自武帝應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太后早傾。

常懷哀感。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卽除災滌累。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帝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經營雕麗。奄若天宮。周宇環繞。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又于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歔噎。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

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爽塏通傳朝
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正殿亦造
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
顧謂羣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
追遠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于中宮起至敬殿景
陽臺立七廟室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蓋奩篋舉目與
慕晨昏如在衣服輕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
帝又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
所瞻仰內心筋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

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
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
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
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廟
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
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
又以國學員限隔于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雋故孔
釋二門榮茂峙列唱當斯世頻奉璽書預叅翻譯
釋法建廣漢雒縣人姓朱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

通高僧傳 卷一
偶俗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疊疊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代蜀。規既降款。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卷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今始得千卷。迥欲

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聽。法建登座爲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喻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來滅度後。阿難號爲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

通高僧傳卷一
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楊訪道
遠於京師聽得阿毘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寔毘婆沙
攝大乘還益州講授道俗欽重覲施盈積恭後從江左
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
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
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
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
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
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

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
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顚墮所爲請與斷交願法
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
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慧息瞋心當爲
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
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聞人耳乎恭曰
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
法乃于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
遠不得已于簷下據大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

氤氲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經訖下座
華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臯穢死
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
佛力耳卽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不知所之

釋曇倫姓孫汴州俊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
師端誠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
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嗟其
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卽入定大衆彈
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

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
一一重重剝卻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本
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所及不敢役
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
臥唯離念心以終其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
曰犬有別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
于前嘔出僧粥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諍來
問者隨言卽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興造禪室
召而處之還卽掩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臥倫也有

道高僧傳卷一
興善粲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臥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殷若無底。空華散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淨。粲乃投地敬之。倫在京師。善巧方便。有玄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武德末年。疾甚。于莊嚴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死後。遷條曩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未報。

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諸門學等。依言。送于南山。露骸散于中野。
釋志超。姓田。同州馮翊人。少在童叢。智量過人。厭世從道。而二親侍超。望嗣宗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畧。年垂壯室。私爲聘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抑從伉儷。初則合卺爲蹤。終亦全掩私室。唯置一牀。超乃抽毡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伽坐。勤爲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詠勸。誠逾玉質。旣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

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禪師出家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卽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畧圓乃返故鄉入太原之西北千山栖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啟大業初歲政綱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披衣舉錫出詣郡城乃達江都卽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爲通引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民流溝壑死者大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糧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勸無變爾情鏡業旣臨逃響何地衆感其言心期遂

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像賊乃投伏于地拜伏歸依超因隨宜誘引量權授法感發心敬合掌而退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卽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第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衆居亟歷寒暑業新彌厲時藍田山化感寺沙

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延
住彼山捫緣聚結其赴如雲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創聚
禪侶觀者至止陶鑄塵心又于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
寺赫然宏壯有類神宮師資肅穆忽因違疾以貞觀十
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城寺春秋七十有一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居河東安邑
之鳴條天懷穎發廓然物表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開
皇十一年歲將冠投真營法師營鑒其高拔卽爲剃落
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

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云寧願少聞多解義味
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
聽採成實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
遠吾論其興矣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裴
寂安藝竝號哲人從之受道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
聽毗曇論又于清河道尙汲郡洪該所聽成實始末四
載傾寤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
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
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

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卽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卽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矣。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矣。善該于時。茫然後乃曰。此子有拔羣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東行。屬隋漢王召。

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卽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敝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捋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

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于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寔。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遺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卽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淋落

泉中諸學坐。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各自利。已法講揚。法化誠爲利他。至于俱利。須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遂卽弘敷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千。擇交選士。疎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巖一衆。舉爲僧主。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奘意欲流通教本。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竝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故往開化。旣

達于王歎樊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
請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言
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
功德樊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
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其路兩
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
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大乘天者印度
諸僧美樊之目也王遣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
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樊沂

疏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
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鳴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
供已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
致此歌咏樊曰卽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
正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
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日光旣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
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
好然未廣聞欲于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
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是日發敕普告天下總集

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能論義者數千人各
檀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
音樂請樊昇座卽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
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
仍令大臣執樊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
來無敢問者竝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
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
施場相事訖辭還王敕所部速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
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樊便

辭而不受又敕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
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
用及釋門象爲國寶今旣見惠信之極矣因卽納象而
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
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竝在其上空行雖逢奔逸而
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入卑利國山
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竝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
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竝下又上三日達最高
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徃皆是平地

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遠。瞻部一洲山叢斯地。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鬼嶺。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臯衍。卽經所謂香山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也。案諸禹貢。河出積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沿領而下。三日至地。達覲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于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邊。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番。總御鐵門以南諸小國。自此境東

方入葱嶺。嶺據瞻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鐸。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巖崖。隙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

釋法融住幽棲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遙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于宴坐石上書一佛字。

師觀之悚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摠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缺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碍，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摠是佛之妙用。」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

釋元珪，姓李，伊關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遂卜廬于嶽中，麗塢時有叢寇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

曰我此獄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
珪曰汝能生死于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
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
則不生不滅也汝尙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獄神
稽首再拜願授正戒珪曰神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
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落昧止求師
戒我身爲門弟子珪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曰能不
能卽曰否神曰洗耳傾聽珪曰汝能不嬌乎神曰亦娶
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

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
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
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
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得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
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
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
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
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
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

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婦福。婦禍。善不爲盜。濫誤。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矣。昏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勉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

於東嶺乎。神曰。聞命矣。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

釋子鄰。姓范。交州乾封大范村人。父峻朝。不喜三寶。或見沙門。必加嘲唾。鄰生已數歲。見著袈裟者。則生慕羨。開元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經范氏之舍。鄰一見之。喜貫顏色。拜求出家。問曰。父母云何。對曰。師但先去。某乃影隨。律師行五里間。鄰已至矣。及洛寺染削。至十一

年忽思二親辭歸寧觀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矣因詣
嶽廟求知母之幽趣卽敷坐具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
爲期其夜嶽神果召鄰問何故懇苦如是鄰曰母王氏
亾來已經除服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簿吏對曰王
氏見繫獄受苦鄰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鷄卵
又取白傅頭瘡坐是之故職汝之由鄰悲號委頓求王
請免曰繫縻有分放釋無門然則爲法師計請往鄮山
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詰朝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
哀訴五輪著地禮畢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鄰聲望

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切利天矣故來報汝
倏然不見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
五經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
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無仕進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
顯元法師出家誦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
貫聞嶺表曹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裹足以見能問曰
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
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

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救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南北二宗。時始判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聚香水錢。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爲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益。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

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敕大匠爲造禪宇于荷澤寺中。釋純陀者。本西域人。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穉之色。年已六百歲矣。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爲塵境汨之。何從冥寂乎。若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水采芙蓉。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

弟子賁衣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於鎮國寺焉。

唐肅宗問慧忠禪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後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將何所記。師曰。造取一無縫塔。帝曰。就師取塔樣。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乞詔問之。師

遷化後。帝詔問應真。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釋無業。姓杜。商州上洛人。其母李氏。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遂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至成童。不爲戲弄。行必直視。坐卽跏趺。年至九歲。啟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剝落。凡衆講肆。即聞。即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爲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

戒于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肄習便能敷演兼爲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後聞洪洲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大寂一見異之業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卽心是佛寔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卽是別物更無不了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寔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

名字無有寔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卽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旣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廻遊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真與馬燧累有戰功又

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且夕贈禮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縣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于西河初止衆香佛刹州牧董叔纒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撞鍾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嚮德音乃下詔

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卽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犀公遠賁敕旨迎請業笑曰行卽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

行之言訖跣趺而坐奄然歸寂

釋宗密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裴相國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一藏其序畧曰禪是天竺之語源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忘情契之是禪行如談禪理而不說禪行是不辨華竺之音也況此真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識亦是諸佛萬

德之源故名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萬行不出六波羅密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惟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

釋宣鑒簡州周氏子早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嘗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常

道高僧傳 卷一
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遂擔青龍疏鈔。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云。這個是什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汝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喫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異。潭熨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

于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竈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于是禮辭。

釋從諗。叅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深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

心是師曰還可趨向也無。泉曰擬向卽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師于言下悟理。遂乃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于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懷。祇是個主人。公更向外覓作麼。一婆子請轉藏經。師却下牀轉一匝曰。轉藏經已竟。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一日師問新到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

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又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青州做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卻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曰。大眾。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鄂州巖頭全禪師。泉州何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

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
仲山。後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
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山曰。
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腳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
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
無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雪峰在德山作
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
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
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曾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

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
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
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
年活。山三年後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鵲指一椀水。
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卻水碗而去。師
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舨各挂一板。有
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
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
問。且道。婆手中見甚麼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

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曰吾嘗寃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第二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第三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第四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摩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

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師與羅山卜塔基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

道高僧捕要 卷一
卽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啟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宴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刁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叅睦州。州纔見來。便開卻門。

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開卻。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擲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廼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肩把住。

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腳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迎。師果至。直請入首

座寮解包。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因問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裏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擬心卽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汝等諸人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

了。了箇甚麼。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以乾和七年。已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奏請開塔。奉敕迎請內庭供。

養逾月方還。因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居士都貺。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貺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貺沉吟。通曰。可再喫茶麼。貺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貺遂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貺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在。貺乞再示。通曰。便恁麼去。錯是鍊鑄。貺謝之。釋元安鳳翔麟遊人。少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

可自謂已足。一日辭濟。濟問甚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劃一劃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蓋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

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釋文悅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蓋入地獄。如箭射。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何不爲衆乞食。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復過求指。愚曰。佛法未到爛卻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事竟復造方丈。愚曰。堂司缺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愚不去心。坐後

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愚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詞而去。

釋可真。叅慈明後。天下無可意者。善侍者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錫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

這裏下得一轉語。許汝親見慈明。師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師愧悚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腳人有甚急。夏未了蚤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

脫離生死。師悚然求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話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于言下大悟。

釋義青。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卽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卻。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與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

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苦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察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拽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訶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吃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

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風籍甚梁乾化四年夏示寂敕謚慈濟

釋慧南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話及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南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鍊成金澄公藥永銀徒可觀入煅則流去南怒以枕擲之峯雖謝過而又曰雲門氣宇如王并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公宜見

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于悅，何有哉？卽造石霜及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無意見之，遂登衡嶽，謁福嚴賢禪師。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請慈明補之。旣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南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欲行師資禮。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設使有疑，可坐商畧，不必作是行徑。南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耶？是無喫棒分耶？南曰：是有喫棒分。明色莊曰：若爾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亦有喫棒分。卽端坐受南炷香。

作禮。明復問曰：趙州謂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道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加答。連日入室請決。明唯詬罵而已。一日，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耶？南于是大悟。遂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慈明，明許可之。

釋宗杲，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州奚氏。卽雲峰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卽投慧雲齊公。十七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師詞

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
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踟躕
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
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矣
以我爲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卽不
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
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
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匙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于是令居擇木堂爲
不釐務侍者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
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
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旣對衆問今說何妨
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
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
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
段因緣詰之皆酌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
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

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
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咄摩羅持鉢救產
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計音至。師自
撰文致祭。卽晚小齋。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
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
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卽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
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饑餐
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
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

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
不久復其形服。放還。詔住阿育王。尋降旨。令師住徑山。
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
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吾翌日
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
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委然
而逝。世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謚普覺塔名寶光。
釋守珣號佛燈。卽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
契。遂謁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

不徹去。誓不展此。于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洸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

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吾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腳在縮腳裏。圓悟大然之。後出世。初至禾山。次天聖。從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調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迄還鄮南。至十月四日。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

通高僧傳 卷一
日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薙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徽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什於衆。衆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躡躡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亾。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拿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

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出世。初任臯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

帝又曰。卽心卽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又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幻旣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

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三年正月。忽感微疾。于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

是文彩已彰處民開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入還辨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肖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屬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鎚罔措一日白悟請弗舉話特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原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是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

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于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爲衆小叅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栢子民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于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疾于本山闍維舍利頗

賸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并建塔焉

釋寶印號別峰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筭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監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

又謁大慧于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熈七年秋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

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
爲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
號爲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
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
差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寔爲
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子何如人印曰只
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

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如莊子所謂形固可
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
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諸溝
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
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
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
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
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顛顚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
圖覺經賜師命作叙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
禪師決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
初七夜雞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閭髮
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謚曰慈辯塔曰智光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具梵則
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
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叅黃蘗
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

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
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
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
肯他後頭下個註腳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
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
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霰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
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大慧笑曰雖
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所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
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

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寔。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待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

卽大悟。慧卽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繇素出住教忠。辦香爲妙喜拈出。

釋道謙本郡人。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叅禪二十年。尙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乎。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叅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

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爲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謙于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釋道樞。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

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卻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爲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熈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釋善繼。號絕宗。越之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授白芙

冀遂娠生卽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和之稍長治春秋傳因竊窺佛經乃唯然歎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爲哉于元大德卽請于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堪繼大法者惟子耳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卽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旣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繼曰體

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顧所詮經肯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衆曰法輪轉于他日將有望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任良渚香嗣湛堂日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與義嘗示衆曰五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

意也。元季一日忽告衆端坐而逝。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茶毘舌根不壞。塔于靈秘之西。

釋真清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生而穎異。修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爲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衆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

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于下天竺。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聞吾擊磬聲。當啟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旣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于吉祥。師乃率衆延唱。臨濟宗旨。衆扣師室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卽真空亦爲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卽爲聲名之

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怛怛勉之衆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觀之高風誅茆塔前三年有荆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以楞嚴叅究荆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荆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爲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

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俄雲間陸宗伯平泉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講于桐川再畢返掉嘉禾龍淵歛抱疾告門人付衣鉢遺囑弟子如法闡維盡發長物于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卒于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建塔遷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黃撰銘

釋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姓朱父杲好善有隱德母張氏事佛惟謹以大元元貞二年丙申六月夢日墮懷

而生襁褓中有神僧見之謂曰此兒佛也他日當大振佛法四歲失怙恃祖母王氏鞠之六歲善屬對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九歲抵西浙從海鹽天寧納翁模受經業年十六入杭昭慶受具戒一日閱首楞嚴有說偈曰七處徵心心不肯八還辨見見元無劈開秘密千重鎖迸出圓明一顆珠從此聖凡知解絕有何生死性情拘話頭拈起知音少留與人間作楷模時元叟端禪師主徑山師往叅卽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

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會英宗皇帝詔善書者赴闕金書大藏經師在選中辭叟遂行旣至館于萬寶坊近崇天門一夕睡起聞絳樓鼓鳴豁然大悟徹見徑山爲人處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徇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卻是黃河六月冰甲子東歸再叅元叟于徑山叟迎笑曰且喜汝大事了畢遂以第二座延之學者多詣叩焉未幾以行宣政院命出世海鹽州之福臻題五相無礙曰萬法圓成一念中衆生世界盡牢籠光相大小珠相似赤白青黃色不同畢竟未知何處起如今

方信本來空。平常一句如何會。日出西方夜落東。天曆遷州之天寧。至元遷杭之報國。至正遷嘉興之本覺。丁亥帝賜號佛日普覺慧辯禪師。復遷天寧。建大毗盧閣。又建寶塔七層。高二百四十餘尺。塔成。忽偏倚。欲仆。師日禱于佛。夕大風雨。州民聞空中有聲。曰急往天寧救塔。明日塔乃四正。如初。後以兵燹殆廢。失頂之寶瓶。師復鳩施完葺。以錢鑄寶瓶補之上。瓶之日。天花紛雨。異香滿空。大明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于蔣山寺作大法會。師與其列隨升座說法。以聳入天。

龍鬼之聽。上大悅。二年三月。復修故事。召師說法。錫燕于文樓下。親承顧問。出內府白金以賜。館于天界寺。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命著三藏之說。旣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半夜鳴西方日出。厲聲一喝。泊然而化。茶毗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弟子文晟奉歸海鹽。建塔于天寧永祚禪寺。釋玉芝講楞嚴偈云。談經非舌耳。無聞一坐青山夏十旬。標指瞿曇終有相。迷頭演若本無因。病源莫執方爲。

藥。心境須知法是塵。直下不留元字脚。箇中誰是出頭人。又云。只繡鴛鴦不度針。百花叢底漫沉吟。七徵未解齊生死。八办那能出縱擒。契垢祇緣窮子念。慙慙終媿老婆心。便教捲席同休去。方丈何妨草自深。釋蓮池祿仁和縣人。姓沈。年十七補邑庠。雖業儒。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自警。一日啜茗。失手碎茶甌。有省。遂投西山。性天理和尙。薙髮於無塵律師處。受具。北遊五臺。參遍融後。又謁笑巖於柳菴。求開示。巖曰。你三千里外求我開示。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卽禮辭。過東

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遂南歸。住雲棲。開淨土門。以攝三根。由是四衆翕然尊之。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猶見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仍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猶見突出。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晏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作麼生。師

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晏坐邊擬開般若說竟
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且畢竟見個甚麼
十二月廿八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
人皆莫測至期果示微疾而西而逝
釋圓悟號密雲姓蔣宜興人生卽端嚴擗角時念世無
常勤持佛號偶見壇經宗門向上一路覺有入處凡山
行及穿城歷市咸事衆究一日負薪過山觸積薪而省
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往侍雜染閱三年每自勘心境對
立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請益往往被訶抱憤成疾

因閉關池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師呈偈云心心
卽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池未許
可又三年命監院務奮發精進忽于銅官山頂悟情與
無情煥然等現遂往觀龍池于都門池心折之因以無
住法囑師南遊自雙徑兩目天台爲諸名宿開發積疑
莫不驚嘆得未曾有迨池歸叩師以扶持佛法師呈賞
罰都與三十棒之偈池笑付拂未幾池遷化師感法乳
恩深心喪三年煢煢在疚觸目注存大明萬曆丁巳遠
涉匡衡還息于天台通玄寺宗風大播次年應金粟請

依荆榛餐葵藿龍象競歸之不踰時輪奐遽起悉具叢
林規制食以萬指凡師所過緇素瞻禮者喧填雜沓每
至遮道不得行其山川阻隔從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
者師爲之發蒙導滯一如親承熒棒而聲教四訖崇禎
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四方皈依者益衆昌治入室授
法名通昌司李黃元公請任天童昔天童山巍冠五山
及到因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蕭蕭遂任締造
之役積十年臺閣崇隆堂室複疊望之若雲蒸霞蔚瓢
笠濟濟三倍金粟師修列祖塔竟卽有退藏之志一生

開示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葛藤撥開
雲霧其接引者自王公長者以至厮隸末流五比丘十
弟子以及一闍提輩統以慈光揖受如偶成偈云十方
世界恣橫眠那管東西南北天惟我獨尊全體現人來
問著只粗拳其著述者爲法証办如鐘聲鏡影不墮語
言文字之障其徬復者法幢所賁卽爲寶坊而一杖一
拂飄然物外絕不作一住相崇禎辛巳田太傅承皇貴
妃田氏命躬齋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因請住留都大報
恩寺師以衰邁力卻之是年七月之七日示疾跏趺而

逝全身塔于天童南崗、

釋通容號費隱、姓何、福清人、年十四、依鎮東慧山祝髮、
初叅壽昌、博山、及雲門、後聞密雲、寓吼山、遂往謁、被打、
從前伎倆、知見一切、冰釋、雲始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
來香、雲便休去、旣而雲至金粟、命職西堂、明年隨赴黃、
檠、以源流、衣拂付焉、大明崇禎丙子歲、師自黃檠遷金、
粟、丙戌遷天童、又遷超果、又遷福嚴、大清順治庚寅、師、
受鎮將、邑侯諸鄉紳、請上徑山、鉗鎚衲子、寒暑弗懈、賜、

昌治杖偈云、覲體現前、描畫不得、妙運超方、了無羣惑、
指點人間、疏通正脉、如天童示云、且道歷代祖師、安身、
立命、在甚麼處、莫是在天上人間麼、且喜沒交涉、莫是、
在魔宮佛界麼、且喜沒交涉、莫是有佛處不得住、無佛、
處急走過麼、且喜沒交涉、若向者裏、分曉得諦當、分明、
鐵饅頭、一任橫咬豎嚼、不妨大家有分、又超果示云、窮、
究叅看、是什麼意、肯看到無、可看、叅到無、可叅、逼拶到、
結角羅文處、忽然突出眼睛來、因元來教外別傳、直指、
之道、得恁麼近、本分事、得恁麼現成、妙明心、得恁麼靈、

通真如性得恁麼不變。如來藏得恁麼含藏。公案得恁麼無私。大道得恁麼廣大。十方無畔。八面絕其遮欄。縱目所觀。縱手所指。高低普應。左右逢原。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事事歸宗。頭頭合轍。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豈不爲最圓頓之法門。又徑山偶題云。五峰開似五蓮花。梵宇幽居勝足誇。龍象繼蹤那有億。祖燈續焰自無涯。蒼松夾道飛空入。翠竹藏天壓日斜。法座我登將甚說。萬山圍繞笑趺跏。一片婆心。孳孳矻矻。不知老之將至云。

釋海明號破山。蜀之寒氏子。弱冠得度。從慧法主聽講。楞嚴。咨疑不決。卽出蜀。住破頭山。鞭逼三載。忽於經行之際。見一平世界。不覺墮落巖下。損足。至半夜翻身。剗痛有省。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脚痛耶。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尋叅博山。復叅雲門。後叅天童。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童曰。東山紅日出。與汝什麼相干。師曰。老老大大。猶有這箇語話。童曰。我旣如此。你許多絡索。又從那裏來。師震威一喝。便出。入室次。童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政恁麼時。以何爲。

界。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崇禎己巳
出世。僧問。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不生不滅。心在甚
麼處。師曰。謝三娘。不識四字。僧禮拜。送法衣至。上堂。大
庾嶺頭提不起。鷄足山前成滯貨。衲僧今日獲一披。如
雲普覆華王座。大眾記取三十年後。切忌不可動着。何
也。動着則禍生。問。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爲什麼
惟佛與祖。乃能知之。師曰。知音不必頻頻舉。八兩原來
是半觔。問。破山堂內有僧否。師拈拄杖曰。向前來與汝
道。曰。執拄杖者是誰。驀頭一棒。

道未

法高僧摘要卷二目

大法無間。幽顯可通。知來邇往。振聵驚聾。一番寒

○佛圖澄微骨。徧界是香風。佛法相見也。誰之功。晉咸和

○鳩摩羅什天竺晉建元

○僧寔京師。追遠周太和

○佛馱跋陀京師晉義熙

○道融彭城郡晉○史宗上虞龍山晉

○慧嚴京師。靈根宋元嘉

○僧亮京師宋太始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法願 正勝 齊 永元

○曇無最 洛都融 東魏 正光

○智炫 益州孝愛 隋 ○慧思 南嶽衡山 隋 光大

○智顗 天台國清 隋

○慧遠 京師淨影 隋 開皇

○慧因 京師藏嚴 隋 仁壽

○法常 京師普光 隋 大業

○道積 蒲州普救 隋 開皇 ○玄琬 京師普光 隋 仁壽

○法淋 終南龍田 唐 武德

○志晞 台州國清 唐 貞觀

○義褒 京師慈恩 唐 顯慶

○威秀 京師莊嚴 唐 龍池 ○法明 江陵 唐 神龍

○一行 中嶽嵩陽 唐 開元

○澄觀 五臺清涼 唐 乾元

○鑒真 揚州大雲 唐 神龍

○圓照 京兆西明 唐 開元

○真表 百濟金山 唐 開元 ○端甫 京師安國 唐 建中

○良爍 筠州洞山 唐 咸通

○希圖 越州應天 唐景福

○志玄 河朔 唐 ○崇惠 京師章信 唐

○桂琛 漳州羅漢 後唐 天成

○澄楚 東京相國 後周 顯德

○心道 常德文殊 南宋 建炎

○謁需 福州四禪 南宋

○無念 黃檗 明

○無明 壽昌 明 ○ 漢月藏鄧尉

○牧雲門 天童 明 清 ○ 五峯學鴻山 明 清

法高末

法高僧摘要卷二

武原居士徐昌治觀周父編輯

釋佛圖澄常勸石勒止殺偶開坐嘆曰後二日當有一
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
弄鮮卑那那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
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
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石勒自往視之謂薛合
曰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那那遂殺兒而死鮮卑
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

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后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更遣蕤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勒後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見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廼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穉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

灌佛爲見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于勒廼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非顧何以旌惠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時太子石邃爲逆謂內監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

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遂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嘆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晁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憐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愿。」澄又自呪愿。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後更呪愿，有頃曰：「脫矣。」后月余日，晁略還，自說墮羗圍中，東南走獲免，推檢日。

時正是澄呪愿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蔣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羣凶，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鸞弓撿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諫之曰王過去世曾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塲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于凶愚無賴非化所遷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輕財事佛無解殃禍虎雖

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時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畚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愿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于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于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使依

言掘取果得盤像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負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舛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曰火從四門起西南有異雲來驟雨滅之雨內頗有酒氣后月余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坏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

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有疾忽爾告終卽自出宮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惡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裂濫刑酷濫不自懲

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鳴慟泣，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士庶悲慟，領國哀號。春秋一百一十七。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竝來朝。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徃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

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者諸國臨發，堅餞光于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開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對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下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

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
見年齒尙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
受辭甚苦到乃飲以醇酒不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
馬欲使墮落什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
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
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
光始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宜淹留歸中路必
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
三軍縞素大臨城南于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頃之光

卒子紹襲位光庶子纂殺紹自立光弟保有子名超從
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什停涼積年長聞高名虛心要
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
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
庭逍遙園葱變爲菹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
遣隴西公頤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
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
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
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于漢明涉歷魏晉經

論漸多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盡轉漢言音譯流便漸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于是興使沙門僧粲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文義圓通衆心慙伏興以佛道冲遠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竝欽讚厥風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

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成寔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卷

釋僧實姓程咸陽靈武人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知爲信奉之漸親眷愛結年二十六乃得剝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往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秘於是尋師問道倘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雕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勤整四儀靜修三法

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受之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卽爲披決洞出情外竝神而服之于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修理法事誦勸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席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

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歎權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兩名振二國事參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于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父少亾賢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

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欲遊方弘化會有秦沙門知嚴西至罽賓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卽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可以振維僧徒宜授禪法嚴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于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王矜其遠化竝傾資奉至交趾乃附舟海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

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旣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于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占徵多所悟益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徵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

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故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竝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賢爲譯。匠手執華嚴梵文。共沙門法業。慧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塲譯出。詮定文旨。會通妙得經意。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賫歸。于彼已誦。師借本覆之。不遺一字。嗟而異之。于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聞羅什在關。特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重。敕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并譯中論。始得兩卷。融復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辨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

開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不洽東國遂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摘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摘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后尅日論義姚興自出

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畢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媿侮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融后還彭城常講說相續依隨門徒數盈三百後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竝行于世釋史宗常著麻衣世號麻衣道士常在廣陵白土埭凭

衆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棲憇無定所時
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傳
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
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
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遺布二十
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常賣一杖一箱逼暮來詣海
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
乃選取守鸞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
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

日中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
食之饑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
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
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
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曰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
以箱杖著牀頭令使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
高懸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
而君恒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之小兒云

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後憇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韜光隱迹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竝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之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去師此其一也。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后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全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吊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于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何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

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于耳帝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與諸僧論道義時顏延之著離識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全異往復終日帝咲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行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于五行土德色尙黃數尙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

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全嚴說初大涅槃經品數疎簡初學難以厝忤嚴乃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廼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卽時方夢嚴以爲然項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釋僧亮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

乞能辨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卽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余斛中有巨蛇長十余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乘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于是令人輦取廟銅旣多十未取一而舫

已滿惟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蛭長二尺許乍出乍入亮不取而去遇風利羣蠅追不能及還都鑄像旣成惟談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

釋法願姓鍾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于是出都往沈橋以儻相自業宗殷沈慶之徵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屢相所驗非一遂有聞于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治囚及一僕美顏色者飾以

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鉞鎖。謂僕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卽敕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啟求出家，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彀出鎮廣州，携願全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彀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彀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后與刺史共欲減衆僧牀腳，令依入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

致聞于孝武，卽敕願還都。帝問願何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廻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行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以正勝寺居之。齊高帝親事，勿主，恒不測其憂。每以諮願，願曰：后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鑣，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尙

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王侯妃及四遠士庶竝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烟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于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八十七卒

釋曇無最姓董武安人少稟道化名垂朝野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崇兼傳貫玄儒尤明論道最狀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爲先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竝是

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增長六十最居座端深怪其異旣無外衆通久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竝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于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十是幽靈遐降也後敕住洛都融覺寺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

善飭爲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勝宣敕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

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于佛迴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上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何能自達帝遺尙書令元父宣敕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

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肖
綜太傅李實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杲散騎常侍溫
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余無
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
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最學優魏史籍
甚騰聲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
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姓徐初生室有光彩少出家入
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

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于是詔
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于太
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敕道士先登時有道張賓登
高唱言曰原夫人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
曹白曰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
含生賴之以得長生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
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
頭來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
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

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教于何處。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王無識。留汝

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卻。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輪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娼洗。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遙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竝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于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恒

侍五百童女。此至不淨。甚于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黥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杵。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文甚于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廷子叛。遂欲空于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由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

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炫曰。王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亾。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于世乎。衆壯其言。明旦出敕。二教俱廢。法師與仝學三人。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有富姥姓張。鋪毡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

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遂
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原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
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
大弘佛法兩都歸趨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怗土興念又
以蜀川迥遠與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
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
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
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奉禮
寺舊在東逼于苑囿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旣至孝

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供養無缺法師宣揚覺倦入三
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作詩曰秀嶺接重烟嵌岑上半
天絕巖低更舉危峯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
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葉
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袞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
清漢表置想白雲邊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年一百
歲不病而卒

釋慧思姓李武津人少以弘恕慈育知名嘗夢梵僧勸
令出俗辭親入道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

清慎及稟具足道志彌隆迴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
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
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環異上座
命曰汝先受戒律儀爲勝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
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
尅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恒業由此苦行得
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
竝仝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
曰我于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

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
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爾發心修定
時禪師慧文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晝夜扪心
又于來冬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
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
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卽
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
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
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自傷生爲空過深懷慚愧放

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十六特勝便自通徹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日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揖自他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生重法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

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瑠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卽而叙構后命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顗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顗卽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又諮師位卽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鉄輪位耳時又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至止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后必事遠遊

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直一佳所。林泉疎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塋。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髑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敕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无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嵩與諸學徒相逢于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

比至思所。壯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于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卽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恆仰之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于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每年陳主三信。叅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因屏衆歛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晏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陳

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取驗十年宛同符契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卽梁散騎益陽公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榮迴在懷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必當出家言訖而隱賓客異焉眼有重瞳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以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拜卽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

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于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嘆曰昔在雪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入觀于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爲披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于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竝任

裁解曾不留意及學成往辭思曰汝于陳國有緣往必
利益思既遊南岳顓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
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
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
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宮寺僧見請居佛窟語默之
際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
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顓上山
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有青州僧定光久居
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

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荳造醬編蒲爲蓆
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卽
陳賞粟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換不乎
顓驚異焉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
緣爾得住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
鰲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
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于此行道於是聿創草
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
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

法高僧傳 卷二
宇滿山矣。時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安，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顓三帀，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全見驚嘆。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顓曰：息世訛嫌，亦復爲善。俄而王

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帀，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於即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顓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境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前后七使竝帝手疏，顓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

羊車童子引導于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瑾閣梨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卽下敕立禪衆于靈耀寺學徒大結望衆森然頻降敕于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暉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接問承對盛啟法門暉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陳主于廣德殿下敕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竝合休道顓表諫曰調達誦六萬

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簡末爲靈耀徧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寇達也請住三橋顓曰寇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竝崇戒範會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承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顓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卽于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王頂受其旨顓欲返故林王固請拂衣

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城門王禮望目極街
泣而返便沂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
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遂于當陽縣玉泉山立精
舍其地昔惟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
亢旱顓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總管宜陽公
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
未嘗怖懼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後蕭妃
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
疾顓又率倡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

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承吟之聲衆竝
仝矚顓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
大喜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
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
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
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
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

釋慧遠姓李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天縱殊朗儀止
冲和幼喪其父與叔同居每見沙門愛重崇敬十三辭

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年十六師乃令隨闡梨湛律師任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偏重大乘以爲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證戒更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剖析約斷皆理會文合爽拔徵與負笈誼集乃携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尅齊便行廢教敕前修大德竝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叙廢立義命章云

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達考定至理多皆愆化竝今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于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愚民響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旣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豈容竝退還家用崇孝始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敕頻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

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
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
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
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
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
法。爾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于禽獸。帝亦
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
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矣。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詭譎
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

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
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學。又若
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
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
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
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遠曰。若以秦魯
同尊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
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
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

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于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佛法化人現種苦

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無答乃下敕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巍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卽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

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大
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
雒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遠名馳帝闕下敕授洛州沙
門都匡任佛法辭不獲免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
公請赴本鄉七年春住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尋下
璽書慇懃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帝親臨御筵敷述
聖化通孚家國上大悅敕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
倍又遷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
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辨暢奔流于是四

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
法道場遂開皇十二年春卒于淨影寺

釋慧因姓于吳郡海鹽人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
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竝碩學英才因稟靈溫裕
十二出家聽瓊法師授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乃詣
鍾山慧曉智曜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旣清道思
迴肅又造長干辨法師稟學三論窮寔相微言辨後歸
卧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
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

法高僧傳卷一
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卽氣捨。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覲遺耳。重問其故。曰。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圻。神遊異域。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遂奉因爲知事上座。頻講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舉。大唐弘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

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釋法常。姓張。南陽白水人。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情欣田家。年十九。投曇延法師。剃落。學不逾歲。卽講涅槃道俗聽者咸竒。理趣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于成寔。毗曇華嚴地論。傳考同異。皆爲軌轍。隋齊王暕。召結特望。盛演釋經。常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僉共美之。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敕旨。入大禪定。相

法高僧指要 卷六
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投造。增倍于前。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敕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嚴。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敕令爲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敕召入爲皇后戒師。因卽敕補兼知空觀寺上座弘導法化。前後預聽者數千。及學成返國。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覩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于船中夢想顏色。及覩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禮事焉。十四年有

僧犯過。下敕普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于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教綱。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于訓誨。耻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着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因染餘疾。右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乃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二日。葬于南郊高陽之原。釋道積。河東安邑人。姓相。其先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至年二十。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

卽爲剝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開皇十三年辭師擐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乃經四載清通三事至十八年入于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智凝法師攝大乘論于十義熏習六分仁壽三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旣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先是沙門寶澄隋初于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

鄉邑耆艾請積繼之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于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旣覺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其寺蒲坂之陽嵩高華傳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而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瞻追靜歸閑經隋季擁閉海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縑素同憂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沙門塵外之賓迹類

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惡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畧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公若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傍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

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戲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兼又舉意輕陵。卒爲城人薛宗所害。積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釋玄琬。姓楊弘。農華陰人也。居雍州之新豐。青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隋文欽重。立寺處之。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律師。服膺四分。涉津三載。便事敷演。乃旋踵本師。涅槃真體。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惟識包舉理性。于曇遷禪師。稟學攝論。并尋閱衆鋒。窮其

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竝資承茂實研
竅新聞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畧未圓奄便物故
誓志營復尅遂先模于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
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華狀如雲母滿空飄
洒終墜像前及開模之後雅相逾圓每于靜夜清朝飛
流八音之響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
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開講設齋逮貞觀初
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召敕爲皇太子及諸王
等受菩薩戒故儲宮以下師禮崇焉令造普光寺召而

居之又別敕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椒掖間
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矧
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敕于苑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
藏經竝委監護昔育王再集于周時今琬定宗于唐世
厥致齊焉然其苦節自修言爲世範僧尼從受具戒者
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法歸戒者二十餘萬
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
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
晦臨終委命召爲歷劫師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并及

母氏竝欽崇戒約。蔬素形終。琬致書皇太子。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羣品。用答冥造。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登卽下詔。斷殺起于三月。盡于五月。琬以仁育兼濟。乃上啟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遭疾。又致啟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又遺誠門人。在于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遂以臘月七日。卒于延興寺。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

哀慟。天下詔情深惻悼。賜物齋殯。須由天府。特進蕭瑀。太府蕭瑒。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竝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華蔽空。從者如雲。衆盈數萬。前儻遠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依法闡維。于焚所建佛塔一區。

釋法琳。姓陳。潁川人。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隋季承亂。權捨法服。武德初。運還蒞釋。

宗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行之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敕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天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

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于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垂事主而心踐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琳乃著破邪論原夫實相杳冥法身凝寂唯我大師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于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

于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
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后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
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
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
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鸞鳴則天魔稽首是
故號佛爲法王也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
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
光廼夢金神于永平之年覩靈骨于赤鳥之歲于是漢
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

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
臨及不傷遺法爲之更始誌上分身身尸帝王以之加
信竝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
詞東庖宮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爲之序貞觀初年帝
于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任之
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
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于儲貳素嫉釋種陰陳
琳論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乃訪
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

狗理乃繫以縲繼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倘陳不遜之喻犯毀我祖禰謗黷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荅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

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辨正論有八卷畧對道士六十餘條竝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具狀奏聞敕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又不傷且赦七日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爲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飄勇橫逸胸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荅曰自

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
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
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恩比德
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于帝庭免滯刑于都市琳于七
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敕治書侍御史韋悰問琳
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琳答伏承觀
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
海九州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
育恒品如經卽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

且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
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
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有下赦徙于益部僧
寺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乃召諸
關傍道俗葬于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志之

釋智晞姓陳潁川人童稚不羣幼忤物外見老病死達
世浮危深加厭離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丹誠
馳仰年登二十始獲奉值律儀具足稟受禪訣樂三昧
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舍

悉皆嚴整。惟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旣營臺。供養法寶。惟尙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旣訖。往諮于晞。良久荅云。山神獲惜。不可造次。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峰。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旣感冥示。卽便撝畧。分部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從肯往取。檉栢之樹。唯嶮而生。竝皆取得。一無留難。先

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于海際。所有江溪。竝捨爲放生之池。永斷採捕。隋國旣亡。後生百姓。競立梁篋。滿于江溪。夭傷水族。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咒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篋上立。意謂墮水。將船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篋。皆不得魚。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爐峯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肯。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卽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肯。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

仍向門下。卽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
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見。
俄頃之間。卽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
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
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竝皆來集房側。履地
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
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旣竟。告弟子曰。吾將汝等造
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
子哭泣。便開眼。誠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

足可悲。今去。勿爾鬧亂于吾也。又云。吾習禪以來。至于
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
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諮當生何所。荅云。如
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
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惟一座獨空。吾問所以。荅云。灌
頂卻后六年。當來昇此說法。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
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如入禪定。時虛空中
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春秋七十有二。所窆龕
墳在光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
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
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
嚴大品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傳經述論
三十餘年馳名三輔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
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敕徵延便卽入朝時翻經三藏
玄奘法師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
負氣肝衡傲然亂舉褒爲提紐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
關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于時英彥皆預席端

歎其疎拔之神奇伏其辨洽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
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
塲敕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
際義褒問曰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道耶
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
爲際原客亦通又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
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非法道又曰若
道法自然自然不非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
榮旣被難不能報便下座天子欣然內宮嗟賞

釋威秀傳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揆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卽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敕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旁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於是

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殷狀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釋法明荆楚人博通經論外善羣書辯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僞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餽餽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

救無對公卿莫不歎賞神龍元年九月十四日下敕曰
仰所在官吏廢此偽經刻石于洛京白馬寺

釋一行姓張鉅鹿人卅歲不羣讀書不再覽悟世幻禮
寂爲師出家剃染所誦經法無不精諷寂師嘗設大會
遠近沙門如期必至計逾千衆時有徵士盧鴻隱居於
別峯道高學富大會主事先請鴻爲導文序讚邑社是
日鴻自袖出其文置之几案鐘梵旣作鴻謂寂公曰某
爲數千百言況其字僻文古請求朗雋者宣之當須面
指擿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紙覽而微笑復置几案鴻怪

其輕脫及僧聚于堂中行乃褰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
遺誤鴻愕視久之降歎不能已復謂寂公曰非君所能
教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三學名師罕不諮度因往當
陽值僧真纂成律藏序深達毗尼兼有陰陽識緯之書
一皆詳究尋訪算術不下數千里知名者往詢焉未至
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流溪淡然岑
寂行立于門屏聞院中布算其聲簌簌然僧謂侍者曰
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
耶卽除一算子又謂侍者曰門前水合卻西流弟子當

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訣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公卿籍甚玄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官籍以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時邢和璞者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

非聖人孰能如是又于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祕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同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睿宗玄宗竝請入內集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疏七卷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曆律志以爲不刊之典有王媼者行鄰里之老嫗昔多贍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報之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卽就誅矣況師帝王雅重乞奏減死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

錢物任去別圖。嬾戰手曼罵曰：我居鄰周給，迭互綳綯，間抱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愛，終夕不樂。于是運算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某坊閑靜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假疑引狔七箇，淨人分頭驅逐，假母走矣，得狔而歸，行已備巨瓮，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番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見，此則天將大儆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隕霜天旱，盛德所

感乃能退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旱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敕令中官於內庫中偏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鼻盤龍，喜曰：此真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釋澄觀，姓夏侯，越州山陰人，觀俊朗高逸，不拘細務，徧尋名山，旁求祕藏。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壁法師傳，關河三論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

海東起信疏義、卻復天竺、說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住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卻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慨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爲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卽

是華嚴之義也、吾旣遊普賢之境界、洎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撰疏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

釋鑒真、姓淳于、廣陵江陽縣人、總州俊明、隨父母入大雲寺、見佛像、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于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爲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岍律師受菩薩戒、以戒律化誘、鬱爲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於開元年中、達于楊州、

爰來請問禮真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輟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真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相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真乃募比丘思托等十四人買舟自廣陵賁經律法離岸天寶二年六月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

有投棄棧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洎出鳥海乏水俄泊一鳥池且泓澄人飲甘美次達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于盧遮那殿前立壇爲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舍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

國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乃唐代宗廣德元年春秋七十

七。
釋圓照姓張京兆藍田人年十歲依西明寺景雲律師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代宗大曆十三年承詔至齊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敕令將二本律疏定行一家時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自姚秦弘始五年壬寅歲罽賓三藏佛陀耶舍諷出梵文沙門竺佛筆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

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將梵本來於長安中寺重讎校殆十四年辛亥譯畢沙門慧辯等筆受成六十二卷武德元年戊寅有相州日光寺法鵬律師製疏至九年丙戌成十卷宗依成寔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有西太原寺懷素律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是也兩疏傳授各壇顯門學者如林執見殊異數興爭論聖慈愍念務息其源使水乳無乖時遣內給事李憲誠鎮軍大將軍劉崇訓宣勅云四分律舊疏新疏宜令臨

法高僧傳要 卷二
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寺律院。僉定一本流行。遣中官趙鳳。敕尙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齋。又敕安國寺三綱。僉定律疏一切僧俗。輒不得入。其時天長寺曇邃淨住寺崇徽。西明寺道邃。興此本寺寶意。神朗。智釗。超儋。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龍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奉表謝。俄屬德宗卽位。改元建中。敕照依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送祠部新進僉定疏十卷。仍乞新舊兩疏並行。敕依照搜集。專彼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十卷。集景雲先天開元

天寶誥制三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二藏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僉定律疏一行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記三卷。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音義二卷。三教法王本記三卷。利言集二卷。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成正覺記一卷。懺悔罪辯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傳授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二卷。御題章信寺

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照自序
照于律道頗有功夫肅代二朝尤爲傑立

釋真表百濟人家在金山世爲弋獵表多躋捷弓矢最
便當開元中逐獸之餘憇於田畎間折柳條貫蝦蟇成
弗置於水中擬爲食調遂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路
歸家忘取貫蟇至明年春獵聞蟇鳴就水見去年所
貫三十許蝦蟇猶活表於時嘆惋自責曰苦哉何爲口
腹令彼經年受苦乃絕柳條徐輕放縱因發意出家自
惟曰我堂下辭親室中割愛難離愆海由是逃入深山

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心心無間念
念翹勤經於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表策
發教戒緣受方便感瑞應因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
鬼現可怖相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至第三七日質
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
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晃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
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華雨爾時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
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於再至于
三蘇迷虛可手攘而卻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

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乃籤檢之制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叅合百八者佛則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罪滅不滅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卽得上上品戒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正將

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囑累已天仗旣廻山川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聞空中唱言菩薩出山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脫衣覆路鹽麁麁承足表咸曲副人情一一廻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于途中表驚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適觀氎覆間皆是篦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

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跪于前。時則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後人求戒。年年戲罪者絕多。釋端甫俗姓趙天水人。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卽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法教。言訖而滅。旣成人。高穎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受具于西明寺。照律師學毗尼于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于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于福

林寺銓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瑠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臥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茶毗得舍利

三百餘粒。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

釋良价。會稽人。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師。駭然異之。指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后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瀉山。問南陽忠國師。無情說法。話爲。監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指造

雲巖舉。前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問爲甚麼不聞。巖監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始知。

釋希圓。姓張。姑蘇人。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時推俊邁。光啟中。居會稽。

寶林山寺與時寡合或問之曰吾逍遙乎無形之場同
師于遊戲耳景福中于山寺演暢經論著玄中鈔數卷
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圓六時
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卽聊耶山頂是山也傳云從聊
耶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十
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鏹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蛆蛆
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或由石竅入僧
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唯徧入圓房圓
手執宛轉屑就乃爲之受歸戒令勿作風雹之妖暨圓

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
坐終于法座時衆聞異香天樂七日後已

釋志玄河朔人攻五天禁呪身衣桌麻布行歷州邑不
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名迹至絳州
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
之于首搖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逡巡
成一嬌嬈女子渾身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有
鞍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
問曰娘子野外深更號咷何至于此耶女子掩淚紿之

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爲父母婢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壻去載天亡家事淪薄無所依紉二親堂上不知妾如此孤苦痛割心腑不覺哀慟妾思歸寧又不可得乘馬郎曰將謂娘子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爲差使廻還易水娘子可乘其羸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子還爲狐走而憫憐草創其身乘馬郎叩頭悔

過非師之救幾隨妖死

釋崇惠姓章杭州人也穉年器局出塵往禮徑山國一禪師勤禪觀以三密教爲恒務初于昌化千頃最峰頂結茅爲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綬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三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尙空門異道憤其偏重遂于

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椽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丈東明之椽極爲低下時朝庭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踏裂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飢飢或嚼釘綿聲猶脆節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詔授號護國三藏敕移安國寺居之

釋桂琛俗姓李常山人童兒便求遠俗齋茹一餐秉心唯確二親愛縛繼踰城之武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登戒地學毗尼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誓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後詣雪峰叅訊勤恪得肯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行累載處衆韜藏遂爲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以秘重妙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爲開演後龍溪爲軍倅勤州大保瑯琊公志請於羅漢院爲衆宣法

遂開方便不數載南北叅徒角立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林復咸傳琛旨各爲一方法眼天成三年戊子秋俄示疾數日安坐而終

釋澄楚姓宗誕生之夕光爛充室洎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于人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許之至十歲于相國寺禮智明爲師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好嬉戲耶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

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輒入毗柰耶窟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王公大人請益者日衆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號真法大師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從楚落髮度戒命爲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

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律有三宗禪宗宣是人有入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佛法光潔靜慮是也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爲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爲門通其涅槃之城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由斯自此而推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又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別解脫焉宜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之界說十防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律囑累之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樅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旦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便閉卻門道曰和尙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卽拳破窓紙佛鑑卽開門搦住云道道卽以兩手棒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

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爲德士因開法天寧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

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基布軒前妙著
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
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
路終是輪迴一勾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
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太抵
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較量年代正在
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
解刪削經文饒鉢停音鉢孟添足多般矯詐賴我聖明
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寔

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迷仙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
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今
日和南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
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
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
法眼藏賠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
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請師南奔道曰學
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
賊卽舉槩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釋鼎需號懶庵姓林勿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
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卽欲舍俗母氏
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
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爲大僧徧參
名宿歸里結庵菴峯嘗以卽心卽佛話問學者時妙喜
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
與諸方別可來少欸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
爲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
佛祖云卽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詎曰汝見解如

此敢妄爲人師耶乃鳴鼓許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
仰視自默計曰我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
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需
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
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卽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
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
此名喧叢席道被趲方後開堂稱具眼宗匠
釋無念深有麻城熊氏子徃五臺伏牛遍扣名宿至廬

山叅大安。安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回山對友說。數年行腳事。友曰。何不問你自己。師曰。如何是自己。曰。拿物。非手喫飯。非口。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入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講罷。士對師曰。試說看。師擬對。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師豁然。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僧問。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着。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

大

釋無明慧經。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得婉故名。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授書師異之。及長。讀金剛經。恍若舊習。卽依廩山忠出家。久而辭去。禁足峨峰。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疑滯莫決。一日力推巨石。豁然大悟。迷偈曰。欲叅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趨呈廩山。山印爲法器。自是剝染納具。勞形苦骨。影不出山者二十四載。萬曆甲午。住寶方。有僧

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腳。僧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法門老宿。無不推譽。頃入五臺。叅瑞峰。問趙州。師乞頌。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呈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可師語。妙叶洞宗。而師亦以紹續洞宗。自任。未幾返錫寶方。晚至董巖。壽昌二刹。上堂云。雲弗依山。山弗雲。心無染境。境無心。雲山清淨。如心境。一道虛明。爍太清。然雖如是。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

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萬曆丁巳冬。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從茲不復砌石矣。衆愕然。明春三日。示微恙。至十七日。作舉火偈。命侍者唱偈。復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化。闍維頂骨。諸牙不壞。藏於本寺建窣堵波。

牧雲禪師。嘗熟張氏子小叅云。婁江大海濱。信潮時。滙止。地靈祥。必鍾傑。出衆居士。資生各有家。團圞有子女。不染世間法。如蓮花在水。山僧乘時來。証明如上義。証

法華作指要 卷二
明則不無。且道以何爲驗。乃卓拄杖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若論此事。如海濱人家取魚相似。只因知得大海有魚。思欲取之。乃生個計較。造個船隻。扯個風篷。把定舵柄。請個熟海路的人。爲了舡師。直至大洋去處。待等魚來。一網撒去。大魚小魚。滿載而歸。到家市賣。養育子孫。受用不盡。衆學人。亦如是。先要知凡夫身中。決定有佛祖廣大靈明的大事。如海有魚。不生疑惑。不肯自昧。卽思衆禪。急圖發明。如取海魚。生計較。放捨世緣。打起精進。千里萬里。覓訪知

識。親近善友。求指路頭。切切提持。如依舡師指導。忽于自己身中。悟得佛祖的大事。歸家保養。入廬垂手。興隆法門。上可以報佛恩德。下可以啟迪將來。受用亦無有盡。雖然如是。大海中豈無風浪。豈無驚險。然而不生恐怖。一徃直前者。蓋取魚的念頭切也。衆禪何不如是。要圖發明佛祖大事也。須不顧危亡。不論境緣順逆。千魔萬難。直往不退。不愁佛法不到手也。佛法雖是現成事。若不如取魚猛勵。怎得到手。故衆學人。須檢點自己。向來衆究。能如取魚一樣急切否。能一徃直前無退轉否。

在叢林中。遇些小境界。能不驚怖。不介意否。若或未能。畢竟。參禪。念頭。不如。取魚。念頭。切佛祖大事。何能打徹。所以古人云。把手牽人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又云。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只今還有。恁麼人。證明如是事麼。良久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

釋如學。號五峯。陝西人。律身嚴謹。遇事精勤。一夕與童。語次。童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童笑曰。未在。師曰。和尚道看。童倒臥。師曰。也只是困。童曰。你又與麼去也。師禮拜。一日辭行。童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不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師連跳兩跳曰。要不要。童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童乃付。

釋法藏。號漢月。梁谿蘓氏子。十九圓頂於德慶庵。廿九

歲讀高峯語錄有疑歷十餘秋聞折竹聲忽然大徹天
啟甲子春天童悟唱道金粟師往叅焉值童上堂舉僧
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
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童乃顧師曰且道月落後
又如何相見師便出童上堂舉起拄杖曰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擲下拄杖曰落二去也且一又
如何舉便下座師掣拄杖便行童歸方丈師以拄杖呈
曰此是打盡天下人底拄杖今日還却和尚童接得便
打曰先打汝一箇起師曰幸得還和尚杓柄童曰猶嫌

少在又打數下師作禮而出住後上堂云攀躋不住忽
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付
人間

釋道忞號木陳潮州林氏子匡廬薙染依悟和尚天童
座下掌記室有年受請繼席僧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
廿里松關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閒移拄杖松根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曰向上宗乘
事若何師曰看脚下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你喫
粥也未僧擬議師曰諸佛過去久矣上堂釋迦老子道

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古德道纔入思惟。便成飛渡。
且道名字既同。因甚麼。有利有害。紅粉易粧。端正女無。
錢難做好兒郎。示衆云。有一人三頭八臂。有一人無背。
無面。同到天童門下。且道安下。那箇卽是。一晚入堂。大。
叫曰。適來欄中不見了牛。普請諸人把火上山尋牛去。
衆愕然。僧纔出。師便歸方丈。常舉居一切時不起妄。
念話。頌曰。草鞋踏遍江南雪。歸看廬山石上雲。却笑閒。
身猶未老。尋梅幾度出松門。



木

2
+